

葉爾瑪克的天鵝

巴·巴若夫著

李俊民譯



葉爾瑪克的天鵝

（蘇聯）葉爾瑪克·馬克西莫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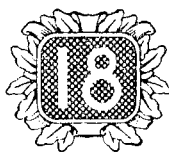
（俄國）謝爾蓋·馬克西莫夫



烏拉爾傳說集

葉爾瑪克的天鵝

巴·巴若夫著 李偃民譯



基本書局出版

И. БАЖОВ
МАЛАХИТОВАЯ
ШКАТУЛКА
ОГИЗ. 1948-1952

葉爾瑪克的天鵝

原 著 者	巴 · 巴 若 夫
翻 譯 者	李 俚 民
出 版 者	基 本 書 局
	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三一三號
發 行 者	童 聯 書 店
	上海天津路一九號

一九五三年十月再版
印數：3001——6000

書 號：(18)
定 價 3,000 元

務本殿記製版所製版 上海嚴家閣路二四五號

葉爾瑪克的天鵝





你說，以前有一個頓河（註一）的哥薩克（註二）叫做葉爾瑪克，他曾溯流而上經過我們這兒，而且很快地找到了通西伯利亞（註三）的航路嗎？你說，那時我們這一帶荒涼無人，但他竟帶着他的大軍到處航行嗎？

這真是最如意的事啦！在加瑪河（註四）上坐着大船，流着汗划着槳，忽然到了都拉河（註五），從那兒循着西伯利亞的河流，就可以通到任何一處去。據說，再循着額爾齊斯河（註六）下去一直可以航行到中國——順順利利的！

說在嘴上自然輕鬆得很，但請你實地去試一下——就不會這麼唱高調

（註一）頓河——俄國烏克蘭的大河。

（註二）哥薩克——俄國的一種民族，多居住於頓河、烏拉爾一帶。以騎馬和使用馬刀作戰的

本領著名。

（註三）西伯利亞——指蘇聯除歐洲俄國部分，烏拉爾山脈以東直到遠東沿海省的廣大領土。

（註四）加瑪河——伏爾加河支流，流經烏拉爾一帶的大河。

（註五）都拉河——鄂畢河的支流。它的上源與加瑪河支流邱索伐亞河相接。

（註六）額爾齊斯河——鄂畢河向東的支流。

了！航行到第一個岔道上，困難就馬上發生。水面上沒有給你豎着路標：這是通到別條河去的岔河，還是主流，還是遇到了另一條大河？請猜一猜——往右對呢還是往左？那時你既不能向岸旁的鷗鳥問路，也不能從太陽的位置看出什麼意思來，因為——一切河流都有它特殊的汊灣與屈曲，不論你怎麼想總是猜不中的。

不，朋友，決不能以為在河上航行必是一路順利。事實上，在陌生的河流裏航行，比通過最荒野的大森林還要困難萬倍。最困難的是——路上沒有記號，而且也不能任你走，而是由河流作主把你載到它所去的地方。假使你不知道前面的航路，那麼只有使你與你的同伴大吃苦頭，甚至碰到極大的危險。

這還是就現在說的，在葉爾瑪克的時代，比上面所說的還要困難得多哩。你得知道，那時不僅西伯利亞是一片荒野，毫無人煙，就在我們烏拉爾一帶也沒有一個俄羅斯人。俄羅斯人對這兒的河流只知道一條加瑪河，對

邱索伐亞河（註一）也許略微知道一些，但一提到都拉河與額爾齊斯河，那就是聞所未聞莫明其妙的地方了。所以你想吧：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在河上航行的人會感到多少困難。上面畫着一切河流與大小城市的地圖，那時候根本還沒有，而且也找不到嚮導。因為——在那兒俄羅斯人一個也沒有呀。

但是，不，兄弟，你剛才說的一大套全是廢話！邱索伐亞河一帶的老頭子，關於這事卻說得比你有趣。

在當時，那事情好像是這樣的：

我們這一帶當時還沒有一個城市。俄國人的村落與工廠一個也沒有，只有斯特洛剛諾夫家族（註二）在邱索伐亞河旁設置了一個小村子。村子雖小，對外也稱做城的，因為它周圍的防禦很堅固。繞着村子是河溝，沿河築

（註一）邱索伐亞河——伏爾加河水系加瑪河的支流。

（註二）斯特洛剛諾夫家族——俄國十八世紀最初的幾個向東經營殖民事業的大家族之一。他們在各處設立工廠、經商，勢力極大。

了土堡，循着土堡又設立了很高的圍柵。兩邊的城門造得很堅固，城門上還有瞭望塔，可以從那兒放槍或者丟石頭，有時還可以將沸水澆下去，假使有什麼不速之客想用強力進村的話。而且在這個邱索夫城（註一）裏還有武士駐着。呶，自然也是農民啦。

邱索夫城裏有一家子叫做鐵摩菲·亞烈寧的。不知道是自願搬得來的還是充軍到這兒——我可說不出來，只知道他在這兒成了家住着而已。像童話裏一般，他有三個小孩子，雖然沒有一個是傻的（註二）。三個孩子都很聰明可愛，但最小的萬秀加，卻是個頂出色的尖兒腦兒。臉龐生得很俊秀，說話怪伶俐，小小年紀，力氣卻很大。

雖然說，一個人不是生下來就成為阿特曼（註三）；但無論如何，誰大了只會燒粥，誰大了能出人頭地，從幼年時代就可以看得出端倪來的。

這個萬秀加自幼就成為城中同年孩子們的領袖，他最歡喜帶着孩子們去各處偵察。

他覺得，獸在家門前看不到新鮮的東西，因此就把伙伴們組成了一隊槍兵。他們的長槍呢，就是一沙尋（註四）長的棍子。城門邊的巡邏兵，自然，奉到過命令：不許放一個沒有大人陪的小孩子出城。只是聰明的萬秀加卻想出了一個妙法。你以爲他想出了什麼法子？他帶了根繩子走近圍柵，把自己的長槍朝圍柵上一靠。把繩子投上去套住了柵尖。然後他循着繩子上預先打好的一個個結子攀了上去。到了柵頂後，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長槍丟到城外，再循着繩子降到城外。接着，又從容不迫地拾起他的長槍從柵尖上挑出繩子，然後喊道：

「呶，誰敢與我一樣的出來！」

（註一）邱索夫城——在邱索伐亞河旁，烏拉爾名城之一。

（註二）指童話中的傻伊凡。因爲俄國童話中開頭常常是：一家人有三個兒子。老大、老二怎樣怎樣……第三個呢，叫做伊凡，人家叫他傻伊凡。

（註三）阿特曼——哥薩克的軍事首領。

（註四）沙尋——俄國長度單位，一沙尋等於二·一三四公尺。

孩子中間若有哪一個膽小或沒有力氣爬過圍柵的，就立刻被取消遊戲的資格。萬秀加說：

「我們不要這種不中用的槍兵。」

爲了這類遊戲，萬秀加與別的孩子們不知道給家裏的大人打罵過幾次，只是孩子們並不害怕。爸媽們一個不留神，孩子們就都攀着繩子爬到城外去了。

有一次他們跑到城外很遠的一個森林裏去。因爲貪玩，在林子裏迷了路，彼此都看不見了。那些膽小的人恐怖地大叫起來，於是大家很快地跑來重新聚集在一起。別人都到齊了，只缺少了一個首領——萬秀加。怎麼辦？大家很想回家，又覺得慚愧：怎麼能把我們的首領拋棄？

他們先站在河邊大聲叫喊。聲音多響啊。然後大家的膽子壯了起來，沿着那條河找了上去，一面打着唿哨，大聲呼喚。

那時萬秀加怎麼了呢？他循着那河直往上跑，跑得很遠很遠。忽然他

聽見——前面發出奇怪的叫聲。萬秀加想很快地跑去看個明白，但心中的念頭突然一轉：

「這樣我不是會很快被他們發覺嗎？」

他在樹叢後面偷偷的走近那處。那鬧聲很近，卻不知道是什麼在吵鬧。於是萬秀加悄悄地爬到一顆很高大的松樹上面向下面察看。於是果然給他看到了。那河的上游分成了兩汊，分汊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沙灘。那沙灘很高，看來春天漲水時也不會淹沒的。沙灘近水的地方長着綿密的蘆葦，從那兒有一隻天鵝伸長了頸子像鵝一般地咻咻叫着，好像在對什麼東西示威。只見沿着河岸有一隻黑熊，一步一步地涉着水直向那沙灘走去。那熊全身沾溼了水，一面走一面搖着毛茸茸的頭，接連發出怒吼來。原來另外有一隻天鵝在攻打着牠。那天鵝一會兒用翅膀打牠，一會兒用硬嘴啄牠。自然，天鵝是很大的鳥。翅膀一張就有一沙尋闊，你得知道，它的力氣大得很！鼻子上面的那個圓突，雖然與覆盆子一樣紅，卻不像覆盆子那樣軟。

當它用那圓突撞擊時，那熊就吼着，像狗咬架似的迴旋着身子。呶，不論怎麼樣，天鵝怎麼鬥得過熊！米希加（註）用兩掌一撲攫住了那隻天鵝，白色的羽毛就紛紛散到河面上。但立刻飛來了伏在窠裏的那一隻，也向熊攻打起來。只是米希加只一掌又攫住了那一隻天鵝的頸子，接着扭壞了它的頭。那熊拖着兩隻天鵝回到岸邊來，一面涉着水一面咆哮着，好像在埋怨：「瞧，那兩隻天鵝把我啄得多痛！」牠一面叫一面又不時地用腳掌擦着眼睛。

牠把兩隻死了的天鵝拖到岸旁的草坡上，咬了幾口，看來好像是沒有心思吃下去，不時用腳掌擦着臉上近眼睛的地方。然後好像聽到了什麼，小心地豎起了耳朵，伸直了頸子抬頭探看。突然，牠站直了身子，抖動着毛茸茸的頭。好像說：

「噓，多糟的事情！」

「噓，你，你這壞東西！」萬秀加暗暗叫道。

那熊拾起許多枯枝丟到天鵝上面，用腳掌把那堆樹枝按了幾接，急急忙忙地鑽到樹叢裏去。只聽到林中的枯枝一陣響，寂靜就統治了一切。

萬秀加下了樹，涉水到那沙灘上去找天鵝的窠——究竟那裏有些什麼？他看到滿滿的一窠天鵝蛋。它們很像普通的鵝蛋，但是大得多而且也綠得多。用手一摸——還很溫暖，一些也沒有冷卻。萬秀加很可憐那兩隻天鵝，他想到：

「假使我把天鵝蛋塞到祖母飼養的母鵝身子下去，不知道會怎麼樣？不知道能不能孵化出來？只是怎麼能把它們好好的帶回去而且不讓冷卻呢？」

他把隨身帶來的盛麵包的小布袋出清了，從林子裏撕來了乾枯的苔蘚。他把苔蘚鋪在袋裏，然後拾了三個蛋放了進去。他恐怕碰碎，不敢多拿，而且他還這樣想——多拿了一定會被祖母發覺的。

(註)

米希加——是俄國人對熊的暱稱。

收拾好一切以後，他就循着河岸向下游走回去。他知道這樣做決不會迷路，因為那條河是通邱索夫城的。快近城時，忽然聽見——孩子們在大喊大叫打唿哨！於是萬秀加猜到了那熊爲什麼會得逃走的原因。

誰都知道，野獸的耳朵與鼻子要比人類靈敏，而且對於人類的聲音牠們是害怕的。看來那熊一定遠遠地聽到了孩子們的喊聲，因此連忙逃走。

萬秀加連忙高聲答應，他很快地與孩子們聚集在一起而且將看到的一切都告訴了他們。孩子們一聽到熊，大家就面面相覷。他們突然跳了起來撒開快步回家。萬秀加很想在下次把那些膽小的槍兵們羞辱一頓，但在眼前卻沒有工夫。因爲他只想着一件事，那就是如何好好地把拿來的天鵝蛋帶回家裏去。

萬秀加的媽媽早已死了。家中的一切事務都由老祖母烏梁娜來料理。她是一個嚴厲的老太婆，對孫子從來沒有愛撫的表示，對待兒子——萬秀加的爸爸呢，也是一個不如意就要破口大罵。

萬秀加回家後，他祖母的第一件事就是氣勢洶洶地趕過來問他：「上哪兒去了？」萬秀加自然不會說老實話的。

「上林子裏去找乾苔的。馬房裏的牆角有了破洞得填補一下。您老人家可記得，您親自對爸爸說過，但爸爸卻老是忘記。你瞧，我帶回來這麼一滿袋。只是那乾苔還有些潮溼，得在爐灶上好好烘一下才能用。」

說着，馬上走到廚房的爐灶旁。

老祖母又稍微嘟囔了幾句：問他與誰家孩子一起去的，爲什麼出門去不告訴她，然後囑咐他道：

「你要鋪成薄薄的一層！蓋滿爐灶才是！」

萬秀加一聽，正合他的心意。他把青苔鋪到爐灶的那一端，偷偷拿出了天鵝蛋，把它們用破布包好了放在爐灶上最暖熱的地方，然後把乾苔薄薄的鋪得很均勻。

天一黑，萬秀加戴上了冬季的氈帽，拿起天鵝蛋就跑到鵝棚裏去。那老